

AERDUSAI YU MAKESI

阿尔都塞 与 马克思

◆ 黄继锋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阿尔都塞与马克思

黄继锋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秦 闯

装帧设计：黄 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尔都塞与马克思/黄继锋著.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3. 3
ISBN 7-212-02185-7

I. 阿… II. 黄… III. 阿尔都塞-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2628 号

阿尔都塞与马克思

黄继锋 著

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 230063

发 行 部: 0551-2833066 0551-2833099 (传真)

E-mail: ahp0208@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厂: 合肥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60 千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2-02185-7/B·132

定 价: 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黄继烽，男，1958年2月生于福建省闽清县。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著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传》（第一作者），参与撰写《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该书分获“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著作多部，合作翻译《乔姆斯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并发表论文、译文20多篇。此外，先后参加《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大问题研究》等多项国家社科项目。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章 结构化的认识理论和阅读方法	(3)
-------------------	-------

一、阿尔都塞的“征候阅读法”	(5)
----------------	-------

二、阿尔都塞的认识理论及其对经验主义的批判	(15)
-----------------------	--------

三、阿尔都塞认识理论的舛误	(23)
---------------	--------

四、从“理论实践的理论”到 “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29)
-------------------------------	--------

五、对马克思思想的分期	(39)
-------------	--------

第二章 “多元决定”还是一元决定	(47)
------------------	--------

一、多元决定论的提出	(49)
------------	--------

二、怎样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	(59)
-----------------------	--------

三、历史统一性的丧失	(63)
四、经济如何敲响“最终决定的钟声”	(69)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	(77)
一、阿尔都塞反历史主义的研判	(80)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扬弃	(87)
三、结构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统一	(97)
四、历史主义发生理论的哲学意义	(109)
五、非历史的过渡理论	(114)
六、逻辑次序与历史次序	(124)
七、从卢卡奇反观阿尔都塞的反历史主义	(131)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与人	(135)
一、阿尔都塞“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	(138)
二、人是怎样意义上的主体	(146)
三、人是历史主体吗?	(157)
四、人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意义	(169)
五、人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人	(176)
结语 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	(189)
参考文献	(198)
后 记	(201)

引 言

路易·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是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与艾蒂安·巴里巴尔合著)。这两部著作集中体现了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进行重新解读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结论,这些方法和结论构成了他的独特理论的基本框架。

正如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的,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各种盛行的思潮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存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形成“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形成“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形成“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样,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方法解读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自己说过,对马克思的著作不存在“无辜的阅读”,因为任何的阅读都不是没有阅读原则的,也就是说,所有的阅读都是一种“有罪的阅读”,都是带着某种原则、某种方法进行阅读的。尽管阿尔都塞自己声称他是用马克思的原则来阅读马克思,但实际上他是戴着结构主义的有色眼镜来阅读马克思的。他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诸如“认识论上的断裂”、“依据征候的阅读”、“总问题”、“多元决定”、“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反历史主义”以及“历史是没有主体的过程”等等,构成了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也就是说,这些观点不仅体现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而且也是透过结构主义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论。

阿尔都塞的理论涉及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的独特方法和观点在西方有着广泛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对他也是褒贬不一。因此,有必要对他进行深入研究,这不仅有益于澄清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方法解读马克思所导致的理论上的混乱,而且也有益于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第一章

结构化的认识理论和阅读方法

原书空白页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是以他的认识理论以及基于这一认识理论而提出的“征候阅读方法”为根据的。这一方法要求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不能停留在白纸黑字的“直接阅读”上,而要竭力去把握隐藏在文章表面背后的深层结构。在他看来,直接的阅读势必引起理论上的极大混乱,惟有掌握深层的结构,才能够真正用马克思的话语来说话。事实上,阿尔都塞的“征候阅读方法”和认识理论寓含了他的整个理论框架,包括反主体、反历史主义以及结构因果观等等这些著名的命题在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了解了阿尔都塞的阅读方法和他的认识理论,也就掌握了他的整个理论框架。

一、阿尔都塞的“征候阅读法”

在阿尔都塞看来,不存在“无辜的阅读”,因为任何一种阅读总是包含着某些原则的。阿尔都塞反对任何的“直接阅读”,认

为“直接阅读”是建立在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的。这种认识论认为,在阅读一篇文章时,文章的意义可以直接理解,即只需阅读白纸黑字就可以理解。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和在《资本论》中都出现“异化”这个词,既然如此,该词所指的意义在两部著作中都是一样的。在这种阅读理论中,认识的主体与实在的客体之间存在着一种串通的关系。也就是说,实在的东西直接存在于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中,而认识主体也一定可以认识和把握实在的客体。

阿尔都塞认为,认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直接阅读”关系是基于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之上的:通过直接阅读现象把握对象的本质。在他看来,黑格尔的哲学就是这种“直接阅读”的典型。“黑格尔的绝对知识,这个历史的终点,表现为从存在中直接读出本质。在这个模式中,天幕洞开,概念最终成为可以看得见的东西亲自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感觉到它的物质存在。在这个模式中,这个面包,这个躯体,这副面孔以及这个人都成为精神。”^①

阿尔都塞认为,支配这种阅读的实际是一种“表现总体”的概念。他指出,当我们揭开直接阅读理论的薄薄面纱时就会发现“表现理论”：“发现总体(在表现总体中,每一个部分是整体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直接表现出它本来就包含着的总体)的理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最终在历史的基础上,集中了一系列叙述中说话的一种声音(Le Logos)的一切互相补充的宗教神话;黑格尔著作中所包含的绝对真理的神话;听这些叙述的耳朵的神话,读这些叙述的眼睛的神话,而耳朵听和眼睛读是为了在这些叙述中发现……他的每一句话中本来就包含着

^①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的绝对真理。”^①

阿尔都塞认为,青年马克思的阅读理论深受黑格尔这种阅读理论的影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的青年马克思一下子就透过人的本质的异化直接读出了人的本质;相反,《资本论》却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在《资本论》中进行直接阅读所能达到的顶点就是拜物教。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归根到底就是通过破除直接阅读的宗教神话而完成的。

阿尔都塞通过揭示马克思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表明马克思的阅读原则。在他看来,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阅读方法有两种:第一种阅读是马克思以自己的著作作为尺度来阅读他的先驱者(如斯密)的著作,这种阅读是对斯密的发现和空白、功能和缺陷的总结。在这种阅读中,马克思透过斯密叙述的表面的连续性指出斯密在自己的著作中所看不见的空缺。除了这一种方法外,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还有另一种阅读方法。这种方法是要揭示古典政治经济学视而不见的东西,并揭示它与没有看到的东西之间的必然联系和同一性。这个方法的前提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看到的不是它没有看到的,而是它看到的;不是没有出现在它面前的东西,而恰恰是出现在它面前的东西;不是它疏忽的东西,而恰恰是它没有疏忽的东西。”^②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阅读原则也应该成为我们阅读马克思著作的原则。他说:“使马克思能够看到古典经济学视而不见的东西的机制,也就是使马克思看到古典经济学所没有看到的的东西的机制。这种机制至少就其原则来说,就是我们在阅读

①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马克思的著作时,对看到视而不见的东西的这种活动进行思考的机制。”^①

阿尔都塞认为,支配马克思阅读的是与古典经济学“直接阅读”不同的原则,马克思拒绝主体和客体、本质与现象之间的串通关系。在马克思那里,阅读不是读者和文章之间的直接关系,不是主体借助适当敏锐的目光直接可以把握文章的本质和意义,而是要把握隐藏在字里行间背后的并决定着文章本质和意义的理论框架,即“总问题”。

阿尔都塞认为,所谓总问题,就是指“一个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所可能包括的各种思想的特定的具体结构”^②。“正是总问题的概念在思想的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也就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因此,为了从一种思想的内部去理解它的答复的含义,必须首先向思想提出包括各种问题的总问题。”^③它是“一定的可能性的绝对条件,因此就是在科学的一定阶段整个问题借以提出的诸形式的绝对规定”^④。而“科学只能在一定的理论结构即科学的总问题的场所和视野内提出问题”^⑤。他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看不见的东西和“视而不见”的东西都是内在于“总问题”的。也就是说,这一“总问题”决定了能看见什么和看不见什么。从“总问题”出发的“看”的行为不是主体的行为,而是“结构条件

①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 页。

②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49 页。

③ 同上书,第 47 页。

④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 页。

⑤ 同上书,第 17 页。

的行为”，是“总问题领域所内在的对它的对象和问题的反思关系”^①。这样，看就不过是把对象和问题同它们的存在条件连结起来的内在性的反思，而对象和问题的存在条件又同它们的产生条件联系在一起。阿尔都塞由此断定：在这里，“不再是主体的眼睛（精神的眼睛）去看理论总问题所决定的领域中存在的東西，而是这个领域本身在它所决定的对象或问题中自己看自己，因为看不过是领域对它的对象的必然反思”^②。

阿尔都塞的“总问题”至少包含这么两个要义：其一，“总问题”是一种结构，它规定了一个视域，决定哪些东西能被提出来，哪些东西不能被提出来，哪些东西能看得见，哪些东西看不见。阿尔都塞表述说：“决定看得见的东西的这种关系也决定着看不见的东西，把它看做是看得见的东西的影子。总问题领域把看不见的东西规定并结构化为某种特定的被排除的东西，即从可见领域被排除的东西。而作为被排除的东西，它是由总问题领域对它自己对象的反思，即总问题对它的对象之一的内在的必然关系。”^③

在“总问题”中，看得见的东西与看不见的东西具有同一性的关系，即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关系。“看得见的领域中的看不见的东西在理论的发展中，一般来说不是某种外在的、与这个领域决定的看得见的东西格格不入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由看得见的东西规定为它的看不见的东西，规定为它的被看所排斥的东西。因此，用空间比喻的话来说……这另一个空间包含在第一个空间中，第一个空间把另一个空间作为自身的否定包含在自

①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 页。

② 同上书，第 17～18 页。

③ 同上书，第 18 页。

身之中。这另一个空间就是第一个空间本身。第一个空间只有通过它在自身界限内排斥的那个东西的否定才能够确定自己。”^①

其二,“总问题”决定了这种认识是无主体的。在这种认识中,“主体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它自认为起到的作用而是过程的机制赋予它的作用”^②。在这种认识论中,只有“总问题”的转换,即从一个“总问题”到另一个“总问题”的“场所变换”,而不是主体认识的转换。“场所的变换”开始了一个不是由主体的看引起、而是主体在它所处的场所进行反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构成主体’还是看的主体都无权对可以看得见的东西的生产提出承认自己的作用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理论结构变化的辩证危机中发生的,在这种变化中,主体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它自认为起到的作用,而是过程的机制赋予它的作用”^③。

这就是阿尔都塞阅读理论的基本含义。在这种阅读理论中,蕴含着阿尔都塞整个理论的基本框架,即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框架。其他理论,如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解释,与他的阅读理论如出一辙,他关于历史“主导结构”的决定作用的理论、关于“历史是没有主体的过程”的理论,无不与其“征候阅读理论”相一致。

阿尔都塞认为,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同样需要挖掘隐藏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总问题”。他明确指出,对马克思著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阅读,“必须先具备在本质上与各种理论形态及其历史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这种理论恰恰就是马克思主

①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 页。

② 同上书,第 20 页。

③ 同上书,第 20 页。

义哲学。这个过程本身是个不可缺少的循环过程,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①。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总问题”是阅读马克思著作的先决条件,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得到或者说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这个“总问题”呢?在这里,阿尔都塞玩弄起“循环”这一概念。他说:“只有应用马克思的哲学才能对《资本论》进行哲学的阅读,而马克思的哲学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这种循环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之中。”^② 阿尔都塞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运用于马克思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抽出来。这一过程之所以可能,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实践的理论,它的对象是知识的生产。因此阿尔都塞写道:“这个循环如同任何这类循环一样,无非是辩证的循环,这是从一个理论总问题出发,向一个对象提出关于其本质的问题,而总问题在考验其对象的同时,自己也受到对象的考验。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而且也能够成为认识论问题的对象,而这个认识论问题能否被提出,又完全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问题为转移。对于一种既作为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作为哲学(它能够认识各种理论形态的本质和历史,因而在把自己当作对象的情况下,也能够认识自己)的辩证理论,这是必然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是在理论上敢于迎接这个考验的惟一哲学。”^③

①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9 页。

② 同上书,第 29 页。

③ 同上书,第 19~20 页。